

# 滿語在中國東北保存現況－兼論蕭一山《清代通史》〈滿文字頭篇〉\*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組長  
戈思明

本文之撰寫有兩層意義：第一，傳統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官方語言滿文，隨著清帝國的覆亡退出歷史舞臺，滿文早已不再是人際溝通的工具，現已近乎死語。但大陸由於民族政策的實施，自一九六〇年代起於北京等地陸續開辦「滿文班」，發展到今日，部分大學成立滿通古語專責教學單位，重點培育滿文人才。大陸滿學 (manchurology) 界經過幾代人努力，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取得優勢地位。另一方面，較少受到外界注意的是，大陸有少數中小學校開設滿文入門課程，不僅在校學生學習，也提供社會人士學習的管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海峽對岸在這方面的經驗或許能給我方教育當局一些借鏡。

第二，筆者身為博物館從業人員，從一件典藏的手稿開啟調查，自認是責無旁貸的份內工作。

是以，本文之架構分兩部分：首先介紹大陸東北地區之滿語傳承，以一所高等學府與一所中等學校為例說明滿語文教研實施概況，並就滿族文化遺址之保存做了初步觀察。其次，「蕭一山《清代通史》手稿」<sup>1</sup> 作者在滿文創制與滿文字母的論述上有所偏差，筆者提修訂意見附於文後，藉收拋磚引玉之效。

## 壹、滿語在中國東北保存現況

### 黑龍江大學一場小型座談會為考察行揭開序幕

二〇一四年六月中旬暑期即將開始之前，筆者自臺北直飛哈爾濱市，走訪黑龍江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之一的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我選擇黑大作為學術考察地有幾個理由：首先，中國大陸重點刊物《滿語研究》辦公室就在黑大，這份以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為主題的學術期刊不只中國僅見，全世界也沒有第二本同性質的期刊。《滿語研究》由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出資主辦，該研究所與上述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設置在校園同一棟大樓內，專業人才集中，對筆者而言，留駐於黑大一個定點進行考察，可以增加交流的內涵與深度。

---

\* 本文之完成受惠於「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金」，謹向潘思源先生鳴謝；並感謝審查委員對本研究計畫之肯定。

<sup>1</sup> 見館藏編號 82-00086、82-00087，參閱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目錄文化篇(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 88 年)，頁 285。



圖示：兩岸「滿學」專家在《滿語研究》雙季刊上常有切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莊吉發教授所撰〈文獻足徵：以康熙朝滿文本《起居注冊》為中心的比較研究〉即為一例。

(資料來源：《滿語研究》，(哈爾濱市：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2013)，2013年第1期，頁5-21。)

其次，黑龍江流域是女真族、也是滿族的發源地，清末黑龍江設行省之前由黑龍江將軍和吉林將軍主政。因此，研究滿族語言文化的人來此地考察，不論其族裔背景為何，多少都有朝聖的意味在內，與筆者同樣作如是觀者大概不在少數。

第三，成立至今有三十一年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於二〇〇〇年設滿語碩士班，二〇〇五年起招收「滿文與歷史文化」本科生，二〇一〇年成立「滿—通古斯語族」博士班<sup>2</sup>，該所滿語言文化教育體系相對完整。筆者來到這樣的學術環境學習，遇到專家或同好請益的機率應該更多一些。

六月十六日，筆者抱著期待的心情在約定時間到達該中心，由中心副主任郭孟秀出面接待並主持座談，出席者有《滿語研究》副主編吳雪娟、博士生王敵非、碩一生劉頂新。<sup>3</sup>座談會上，郭副主任表示「語言研究、文獻研究、文化研究」是該中心主要的研究方向。他以文化研究領域裡的「滿族文化」為例說，一般人談到「滿族文化」，多半人云亦云，表達不具體，但學者必須以嚴謹的學術方法釐清問題本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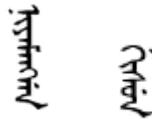
<sup>2</sup> 參閱《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建所30周年》摺頁，頁1。該摺頁由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為辦理2013年「國際滿通古斯學學術研討會」（2013.6.15—6.16）所印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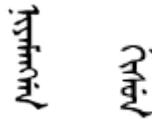
<sup>3</sup> 《滿語研究》副主編吳雪娟，女，滿族，碩士生導師。筆者住宿地點黑大留學生宿舍由她事先安排，6月15日傍晚筆者抵達哈爾濱市太平機場，她前來接機，她亦代表該中心數度宴請筆者，在此向她致上萬分謝忱。劉頂新同學是筆者停留黑大期間的窗口，6月18日晚間他應筆者邀請與其女友殷悅同至筆者宿舍一敘，談話主題包括他們學習滿文的點滴，使用的滿文讀本，並向筆者介紹黑龍江省內滿族小學概況。



圖示：右下角起依序為吳雪娟副主編、郭孟秀副主任、博士生王敵非，在社科樓的座談會上與筆者進行交流（資料來源：劉頂新同學攝。）

筆者表示個人目前的研究興趣放在滿語文傳承，二〇一一年七月間曾赴伊犁與烏魯木齊考察新疆錫伯族傳承滿文的情形，其中一項研究子題是有關新疆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小學母語教材「」（以上兩個滿文念作 niyamangga gisun，「母語」之意）。郭副主任認為這套教材若視為錫伯族傳統文化的簡介無妨，但作為學校使用的語言教材並不合適。他表示，除了新疆教育出版社的這套教材，他們也參考過三家子滿語學校<sup>4</sup>等地的教材，也不盡理想。因此，他們曾構思出版一套具有教學理論基礎的小學滿文教材，惟至今尚無具體計畫<sup>5</sup>。郭副主任這番話讓筆者很期待他與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能夠加把勁，早日將教材編成。果真如此，東北或新疆的學子又多了一套更為有用的母語教材。

### 從「滿文與歷史文化」本科生的實習看東北滿語環境

座談會前一日，筆者得知黑龍江大學「滿文與歷史文化」專業師生即將北上赴黑河市等地實習，筆者被私下徵詢同往意願。平心而論，對我個人這原本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夢幻旅程，但因路途遙遠，自哈爾濱市出發，搭夜間火車單趟需十小時方能抵達黑河市；再加上目前黑河市、三家子村等地方的滿人，「基本上已

<sup>4</sup> 「三家子滿語學校」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裕縣，所使用的教材之一《小學滿語口語教材》由滿族教師石君廣(1977-)編寫。參閱高荷紅、石君廣撰，〈黑龍江省三家子村滿語傳承人調查研究〉，收入《滿語研究》，(哈爾濱市：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2013)，頁68，2013年第1期。

<sup>5</sup> 筆者欲了解滿文教材有無出版進度，2014年8月19日晚間以電話詢問郭孟秀副主任，在此致謝。

不太會滿語，可以說，滿語已死」<sup>6</sup>，故而筆者決定待在黑大繼續個人的考察。不過，學生的實習報告或許可以填補筆者在這方面的空白，以下是三位學生在黑河市與三家子村的見聞紀錄，筆者鎖定在滿語語音差異、滿語保存環境兩方面，摘錄如下：

二〇一四年實習報告：

「……6月18日上午……到達孫吳縣四季屯……我們去了何世環老人的家中拜訪……何奶奶指出了我們學習的書面語和滿語口語存在很多差異……何奶奶所操的滿語口語中具有如下特點……滿語中的“母親”一詞分為背稱 *eme* 和面稱 *eniye*，但在四季屯口語中只出現 *eniye* 一詞……另外，詞尾元音基本上脫落，只保留音節首的輔音，如 *niyalma* (按：其意為「人」) 變為 *niyalm*、*tacikū* (其意為「學校」) 變為 *tacik* 等等……

6月25日……來到了三家子村……三家子滿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動詞詞尾的詞綴 *-mbi* 變化成 *-miye*。在用詞上與滿語書面語、四季屯滿語口語也有不同，例如“黑龍江”一詞，書面語作 *sahaliyan ula*，四季屯滿語作 *sahaliyan ul*，都為“黑江”之意。三家子口語作 *muduru bira*，直譯作“龍河”。」<sup>7</sup>



圖示：黑龍江省孫吳縣四季屯老嫗何世環示範滿族傳統「念說」，類似漢族民間「說書」表演藝術，圖中紅布上的滿文自左至右念作 *manju i bithe*，漢譯為「滿書」。

<sup>6</sup> 此係郭副主任在座談會之發言。另據他過去帶實習隊伍到滿族村調查當地滿人說滿語的情形時發現，某些滿族耆老受訪的反應，「第一天說不了幾個滿文，但經過努力回憶兒時的滿語詞彙，到第二天、第三天，很多詞彙記起來能說了……」。

<sup>7</sup> 該實習報告作者為黑大「滿文與歷史文化」2011年班學生王佳宇行，由劉頂新同學寄予筆者，感謝他們二人。

文中提及四季屯口語的例子，包括 *eniye*、*niyalm*、*tacik*、原型動詞尾綴 *-miye* 等，大致與季永海等人於1980年代在三家子記錄滿族耆老趙喜慶的滿語口語相近，但趙喜慶滿語使用 *t'æte'irə pōtə* (轉換成書面語應作 *tacire boode*，其意為「在學校、去學校」，介系詞片語)、*niamΛ* (人，無側音 [l])，*xəi loŋ teiaŋ* (黑龍江，漢語直譯)，參閱季永海、趙志忠等人編著，《現代滿語八百句》，(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頁26、40-41。另，「黑龍江」亦見諸女真語，念作 *xə-lu-un ula*，乃漢語與女真語混成，參閱金啟琮編著，《女真文辭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139。

(資料來源：[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3OTEyNDQ=.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3OTEyNDQ=.html)，見註 8。)

## 二〇一二年實習報告之一：

「……6月10日，我們一行17人乘火車趕赴黑河市……黑龍江省孫吳縣四季屯何世環老人能用流利的滿語講述說部《尼山薩滿》<sup>8</sup>，在滿語逐漸消失的今天，這位老太太堪稱國寶……何世環老人的滿語水平不比三家子的老人差，在四季屯這樣的老人還有十多位。十號上午黑河民族宗教局協助安排我們集體前往四季屯進行滿語調研，我們就見到了這位……何世環奶奶。老師同學悉心請教，記錄訪談……黑河之行到達了四季屯、大五家子、坤河、瑗瑗古鎮，這些地方偶有滿族老人在使用漢語的同時仍然使用滿語；年青〔輕〕人聽懂說較困難……

6月18日上午，我們到達了三家子村……村裡安排了四位會滿語會話的滿族老人<sup>9</sup>……孟憲孝老人最為德高望重，各種舊式滿語生活名詞、滿語小故事、禮儀文化、村屯歷史建制、他無所不知……」<sup>10</sup>

## 二〇一二年實習報告之二：

「三家子村位於黑龍江西部，嫩江東岸……距富裕縣城20公里……三家子村全村1100多口人，其中滿族佔40%以上……

六月十七號……踏上了去富裕縣的火車，六個小時以後我們一行18人來到了富裕縣城……第二天我們坐車前往三家子村，在村長和當地熟人幫助下我們請來了4位老人，他們都六十多歲了……下午又去三家子滿語小學，石君廣老師接待了我們，專門讓我們聽了一節他的課……此地的滿語氛圍還是不錯的，好多老人都會說滿語，中年人基本都能聽懂，小學又開設了滿語課，這個村子的滿語已經初具體系。作為滿語專業的學生，我們有幸聽到了滿語的口語，可以說是這次實習最大的收穫。」<sup>11</sup>

黑大學生在實習報告裡關於黑河市與三家子村滿語傳承的看法與學者趙阿平、郭孟秀等人二〇〇二年在三家子的調查似有差距，趙、郭研究結論節錄如下：

「……1986-1997年之間變化最大，不僅滿語水平下降，而且只有少數人在少數場合使用，滿語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1997-2002年……滿語已經無人使用了……滿語在三家子村的徹底消失只是個時間問題。」<sup>12</sup>

<sup>8</sup> 黑龍江省孫吳縣四季屯滿族村滿族長者何世環(女，1925-)以滿語念說滿族口頭文學作品《尼山薩滿》之影音資料，參閱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3OTEyNDQ=.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3OTEyNDQ=.html) (2014/8/21 瀏覽)。

<sup>9</sup> 文中提到滿族老人孟憲孝(1932-)、計金祿(1946-)、陶青蘭(1946-)、計富慶(1950-)，他們是富裕縣2010年認定的16位滿語傳承人當中的4位，參閱高荷紅、石君廣撰，〈黑龍江省三家子村滿語傳承人調查研究〉，收入《滿語研究》，(哈爾濱市：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2013)，頁69，2013年第1期。

<sup>10</sup> 該實習報告作者為黑大「滿文與歷史文化」2009年班學生殷悅，感謝她提供此文。

<sup>11</sup> 該實習報告作者為黑大「滿文與歷史文化」2009年班學生劉頂新，感謝他提供此文。

<sup>12</sup> 參閱趙阿平、郭孟秀等人撰，〈滿一通古斯語族語言文化搶救調查——富裕縣三家子滿族語言文化調查報告〉，轉載自高荷紅、石君廣撰，〈黑龍江省三家子村滿語傳承人調查研究〉，收入《滿語研究》，(哈爾濱市：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2013)，頁67，2013年第1期。

## 東北滿語瀕危受到媒體關注

「三家子滿語學校」教師石君廣自小受祖母孟淑靜熏陶習得基礎滿語，孟淑靜「滿語會話程度高」，是富裕縣官方認定的滿語傳承人之一，包括她在內富裕縣共有十六位傳承人<sup>13</sup> 成為本世紀初以來國內外滿學專家經常考察的對象，同時也是媒體採訪的對象。值得一提的是，她曾登上美國《紐約時報》，三家子一夕間也變成遠近皆知的滿語原鄉（見下圖右）。



圖示：石君廣與三家子滿語學校，左側立牌書有滿文校名，念作 ilan boo i tokso manju gisun tacikū

(資料來源：

<http://tieba.baidu.com/p/2254994405>

2014/8/28 瀏覽)



圖示：「三家子滿語學校」學生著傳統滿族服飾上課

(資料來源：同左)



圖左起：孟淑靜（1926－），石君廣祖母；石君廣與兒子

(資料來源：美國《紐約時報》亞太版（2007, March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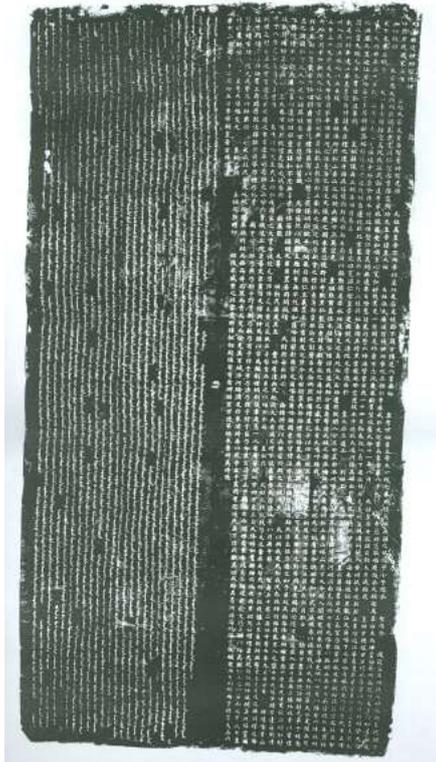
專文標題：*Chinese Village Struggles to Save Dying Language*，撰稿人 David Lague)

## 瀋陽市三塊滿文石碑凸顯滿文保存大不易

案例一：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寢，在瀋陽市北面，又稱北陵。六月二十五日，筆者搭公交車前往昭陵，進入遺址園區，往北直走至「神功聖德碑」亭，亭內立有長方形石碑一方，碑頂書有滿漢合璧文字，漢文九個字「大清昭陵神功聖德碑」在右，滿文刻於左，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十二個字分為三行，念作「daicing gurun i eldengge munggan i ferguwecuke gung enduringge erdemu i bei」，其意與漢文相對應。碑身文字亦為滿漢合璧，記載皇太極生平事蹟。筆者立於亭內石碑圍籬前方，近距離目視滿文碑文，見碑文一半以上已至難以辨識的地步，不過短短數十年光景<sup>14</sup>，碑身表層出現大面積抹平痕跡，即使現在動員各方專家進行復原，難矣哉。

<sup>13</sup> 參閱高荷紅、石君廣撰，〈黑龍江省三家子村滿語傳承人調查研究〉，收入《滿語研究》，（哈爾濱市：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2013），頁69、70、73，2013年第1期。

<sup>14</sup> 參閱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64，頁116-117。



圖示：「大清昭陵神功聖德碑」拓片，滿文在左、漢文在右。碑面滿漢文大致清晰可辨。昭陵內所立神功聖德碑之碑面受損，滿漢文模糊，與拓片上文字相去甚遠。

(資料來源：見註 14)

案例二：瀋陽，清朝又名盛京、奉天，瀋陽市內的「瀋陽故宮博物院」，位於「盛京皇宮」遺址範圍。「盛京皇宮」建於清太祖天命十年 (1625)，完成於太宗崇德元年 (1636)。

瀋陽是筆者考察行的第二站，也是最後一站。六月二十七日，筆者在瀋陽市進入第八天，待在瀋陽時間較久是因為當地清遺址多，值得利用此一得來不易之機會多做一些考察。本日是筆者留瀋期間第三度進入瀋陽故宮，亦為第二度進入故宮內之「刻石館」觀賞。館內存放若干石碑，其中一方是下馬碑，碑面刻有五種文字，自左至右為滿、蒙、藏、維、漢，漢文為：「諸王以下官員人等至此下馬」。此碑是瀋陽故宮現存唯一真正下馬碑，原先立於故宮之外，一九九九年六月遭車撞壞，後移入故宮保存。此碑橫放，以圍籬隔開，碑身保存狀況差，碑面滿文勉強可判讀，念作「geren wang ci fusihūn hafasa ubade morin ci ebu」(直譯為「眾王以下諸官員在此下馬」)。



圖左為瀋陽故宮內僅存的一塊「下馬碑」原件，上刻滿、蒙、藏、維、漢五種文字。

(資料來源：筆者 2014 年攝)

案例三：世居中國北方的一支少數民族「錫伯族」，與滿族關係密切。「康熙三十一年 (1692)，清政府將科爾沁蒙古旗內的錫伯族全部抽出，編入滿洲八旗……」<sup>15</sup> 錫伯族逐漸轉而使用滿文滿語。乾隆二十九年 (1764)，瀋陽地區錫伯族官兵奉派西遷至伊犁鎮守邊陲，滿文滿語也連帶傳入新疆，並保存至今。

「錫伯家廟石碑」是研究錫伯族歷史的重要文物，原置於瀋陽市錫伯家廟內，碑上滿文記載錫伯族早期生活區域以及供奉佛法、南遷盛京等歷史。該碑原有兩塊，一漢文碑，一滿文碑，僅滿文碑存世，已移至瀋陽故宮博物院存放。碑身頂部書有四滿文，由上而下、自左至右分成兩排，念作 *tumen jalan enteheme ulabuha* (見下圖左中央處)，漢譯為「萬世永傳」。但碑面滿文保存情況不理想，不如石碑拓片<sup>16</sup> 之滿文清晰；此外，碑面有一明顯之長條裂紋 (見下圖右)。



(資料來源：筆者 2014 年攝)

<sup>15</sup> 參閱吳元豐、趙志強，《錫伯族歷史探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 38、46。

<sup>16</sup> 拓片與本段文字見註 15，頁 159。

以上三例顯示，清遺址保存工作面臨偌大考驗，遺址文物例如石碑、建物門額，其上之滿文更難加以保存。外在環境不利於遺址，若不積極加以控制，若干年後，不論遺址內文物，或是文物所承載之銘文，恐俱將不存。

### 「瀋陽市滿族中學」與滿語文傳承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筆者依約前去拜訪「瀋陽市滿族中學」副校長海冬<sup>17</sup>，坐陪的有滿文教師黃桂周<sup>18</sup>與趙建人主任。該校「學生四百八十三人，其中滿族籍學生四十三人……是瀋陽唯一的滿族中學，也是全國唯一位於市區內的滿族中學」，海冬作以上表示。

學校七、八年級學生的滿文課主要由黃桂周老師擔任，學生每週上一次課，一次四十五分鐘。

筆者問：「一學期滿文課，學生學到哪些內容……？」以下是黃老師的綜合答覆：

「從最基本的滿文字母到日常生活日語……一學期有十幾堂課……《滿語字母講義》<sup>19</sup>是參考用書之一……我們自己也編教材，限於經費沒有出書……學校自二〇〇七年開始設有滿語課……我教過的本教生至今尚未有人進入大學滿文專業……」<sup>20</sup>

從以上滿族學生人數、滿語課時數、克難式的滿文教材、滿語教學成立時間不長，到畢業生不選滿文志願等等現象顯示，中學階段滿語教學環境不容過於樂觀看待。



圖左起：黃桂周老師（滿族）、筆者、海冬副校長（滿族）、趙建人主任  
圖說：後方牆上所書「瀋陽市滿族中學」校名左側六個滿文念作 *simiyan hoton manju uksurai dulimbai tacikū*，其意與漢名一致。

<sup>17</sup> 海冬(女, 1972-) 表示她是「舒爾哈齊第十七世」後人, 1995年瀋陽師範學院音樂系畢業。

<sup>18</sup> 滿文教師黃桂周(男, 1949-)，遼寧「醫巫閭山北鎮」滿人, 1979年進入「瀋陽市第一百六十四中學」服務。黃桂周老師表示，該校前身是「瀋陽市第一百六十四中學」, 1991年改製成為滿族中學。校址原先在附近的市場區，後遷移至現址（瀋河區南關路清泉南巷122-1號）。

<sup>19</sup> 《滿語字母講義》作者完顏·蘇勒，漢名王碩，曾在滿族中學周六滿文班授課。他是滿文發展樂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參閱趙新宇撰，〈走出瀕危的滿語〉，頁64-69，《鳳凰周刊》，香港：2014年5月25日

<sup>20</sup> 黃桂周老師2014年8月30日接受筆者電話訪問，在此向他致謝。

(資料來源：該校警衛 2014 年攝)

至於學生學習滿文的效果如何、升學考試有無加分優待辦法，以及學校滿文課是否對社會大眾開放，攸關滿文未來發展，筆者特別向海冬副校長問起，雙方答問如下：

問：「如何評鑑學生的滿文程度？有隨堂考，還是沒有考試？」

答：「評價學生的滿文程度由任課老師來鑒定，一是讀音的準確性，二是書寫的規範性。每學期期末有滿文作業的上交，用來檢查學生的學習效果。再有期末會有考試，考試形式靈活，一是隨堂測試口語，二是用滿文書寫詩詞。好的作品在學校進行展示。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滿文的測驗，也就是滿文滿語的考試。但這成績不計入學生文化課考試總分。」

問：「滿族學生初考享有法定的加分優待嗎？若有，如何加分？或者加多少分？」

答：「我知道的情況是居住在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縣的少數民族的考生享有考試加分的優待，具體的加分分數沒有做過實證考察。我本人在高考時，作為少數民族加了 5 分。現在居住在城市的散雜居的少數民族是否還有加分，這個不是太瞭解，主要是沒做過這方面的調研考察。」

問：「暑假期間，是否固定每週六上、下午，社會人士可以藉用貴校教室學習滿文，授課老師據告是依吉泰？」

答：「面向社會各界人士開放的滿文滿語班每週六上午 10:00—12:00 期間上課，下午沒有課。全年上課，沒有寒暑假的休息。上課地點在滿族中學，我們學校無償提供教室。上課老師人員有交替，不固定一個人。」<sup>21</sup>

以上第二題入學考提供加分優惠至關重要，因為以考試帶動教學公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若要通過修法改變入學計分現況，「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句話是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孟秀在座談會上回答筆者提問時所言，筆者至今仍有深刻印象。沒有強制的考試，加上缺乏滿文的就業市場，滿文傳承是不可能大規模的發展，只能由少數人在學術殿堂或研究機構從事「冷門」的研究工作。

## 貳、論蕭一山《清代通史》〈滿文字頭篇〉

蕭一山先生所著《清代通史》納入本文討論，主要著眼於該書<sup>22</sup> 卷上第一篇第三章〈文字之創制〉有關滿文論述出現若干謬誤。蕭氏本人不諳滿文，卻以四頁篇幅來介紹滿文字母，他所犯之錯至今尚未有人提出修正，這是筆者撰寫本文

<sup>21</sup> 海冬副校長 2014 年 7 月 23 日以電郵答覆筆者以上提問，在此向她致謝。

<sup>22</sup> 筆者文內修訂工作係依據蕭一山著，《清代通史（二）·卷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1 年），非蕭氏家屬捐贈國立歷史博物館之手稿。

的主要目的。至於蕭氏一生對清史研究所做之貢獻，學術界已多有論及，下文將略為轉述。

談起蕭一山先生，不免令筆者也想起了大他五十五歲、出身於普魯士貴族家庭的德國人穆林多夫 (P. G. von Möllendorff)。穆氏 (1847-1901) 年方二十二即隻身來到中國，最初在上海海關任職。他曾寫過一本滿文文法書：*A Manchu Grammar*<sup>23</sup>，不過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滿文制定一組羅馬拼寫符號，這個標音系統雖非完美<sup>24</sup>，卻簡單易懂，所以普遍被國內外滿學專家採用。令人好奇的是，穆林多夫來到中國以前，沒有學過東方語文，遑論漢語或滿語。兩相對照之下，蕭一山先生受過完整的史學專業訓練。蕭氏對滿文的掌握不足，與穆林多夫對滿文的深刻理解，恰好是一個鮮明的對比。漢民族對其週邊異族一直以來不求甚解、不感興趣的歷史傳統，蕭氏案例似乎僅是許多個案中的一例罷了。這是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之二。

## 一、國內外學者對《清代通史》之推崇

《清代通史》是一套通論性的清史套書，作者蕭一山先生於民國十二年完成上卷 6 篇之際，年僅二十二。當時國內學術界龍頭梁啟超與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今西龍教授紛紛為該書寫序。

梁氏序文說：「吾友蔣百里手一編見眎，則蕭子一山之《清代通史》……為文三十餘萬言。余窮一日夜力讀卒業，作而歎曰：蕭子之於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漁仲實齋<sup>25</sup>所懷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將於蕭子焉有望也！」日本今西龍教授在序文中表示：「……他能彀將浩瀚的舊材料，融化成自己的東西，又加上許多新史料，並且記述也安排得宜，詳而且確……可驚的，是這書比起諸大家費掉多少歲月所著述的都好，可算現時第 1 的佳著<sup>26</sup>！」

少年蕭一山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者如此之推崇，自有其時空背景。《清代通史》全書含上卷 1 冊、中卷 1 冊、下卷 2 冊、表 1 冊，合計 5 冊，民國五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時，蕭氏年已六十二。若自套書上卷出版日算起，至書完整問世，彼已奮鬥近四十年矣。民國十二年他在書中敘例首言「鼎革至今，倏逾十年，清史之作，闕焉無人。史館雖開，而國運飄搖，幾等虛設；講述雖夥，而事實簡陋，每病枯塞。」此係年輕之蕭氏當時身處時代動亂仍著手寫清史的主要動機。

他接著說：「近世『唯物史觀』(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之學說興起，謂經濟之趨勢，當求諸歷史；歷史之變遷，亦根據於經濟；二者有相互之關係，而歷史之因革，尤以經濟為轉樞……蓋普通史之內容的評價，為文化、政治、生計三者……本書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詮敘之…蓋本書所述，為清代社會

<sup>23</sup> 該書 1892 年由上海的美國長老教會所出版。

<sup>24</sup> 例如滿文 welhūme (星座名，二十八宿之一)，位於字中的 -hū-，如用穆林多夫轉寫符號表示會產生兩種拼法，致生困擾。

<sup>25</sup> 漁仲為《通志》作者鄭樵之字，南宋學者；清乾嘉時期史學家章學誠，字實齋。

<sup>26</sup> 今西龍教授為該書所寫的序由張鳳舉教授譯為漢文。

之事變.....亦即清代之中國史.....」。

蕭氏以 4 百 10 萬字之篇幅，對滿人統治下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 3 方面進行有系統、深入的探討，在時間上從建州部族之由來談起，至中華民國成立止，共跨越 296 年，所涵蓋之史事既龐又雜。他於導言中道出了治清史所面臨之挑戰：「惟清史為最繁難之學科，資料浩如烟海，牽涉普及寰瀛，乃中國社會演進之總結，世界潮流變動之樞紐，繫續鉤提，殊非易易。」然而，蕭先生初生之犢不畏虎，面對清代史料多到爆炸的程度，尤其其中又有一大堆未經翻譯的第一手滿文文獻，卻似乎絲毫沒有動搖他早於中學時期就開始有了治清史的雄心，勿寧是早慧型的學者。

## 二、學界對《清代通史》評價

學術界對《清代通史》有諸多肯定，茲列舉數條說明該書在學術上的影響力及貢獻：

- (一) 主張民族革命史觀。「在中國近代史中，實以民族革命為主流.....以民族革命的對象而論，第一期所要推翻的乃是滿清.....第二期所要反對的是列強和日本等帝國主義的侵略.....第三期所要反對的是赤色的帝俄.....此一史觀，容或以見仁見智之不同，而有所爭議.....其能獨抒所見，自立一說，將中國近三百餘年來歷史上的大潮流、大趨向，一氣貫通，作一個有系統的解釋，則不能不令人為之讚佩。」<sup>27</sup> 蕭氏之主張在當時學界有不同反應，由於他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擁護者，他的這項主張應係受到中山先生之啟發而生。
- (二) 作為清史研究的先驅之一。「清末民初，國人對於清史研究的成績既然無足可觀，於是日本方面的著作遂抵瑕蹈隙乘虛而入.....而蕭先生的《清代通史》即為民初以來清史中體例最為完整的第一部著述，故謂其開風氣之先實不為過。」<sup>28</sup> 日本學界對清史研究起步甚早，如稻葉岩吉 1914 年的《清朝全史》、內藤虎次郎一九一五年的《清朝史通論》。日人努力著書的成果對蕭氏自是一個刺激，他後來居上，以過人毅力獨自完成 5 冊《清代通史》。該套書於 1963 年出版齊全，距離日本學者第一本清史著作，已過了半個世紀。從這點也可觀察到蕭先生治史的嚴謹態度。
- (三) 搜集清史資料，特別是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眼光獨到。對此，胡秋原先生曾說：「蕭先生於『九一八』後由當局派赴英倫留學。大英博物館中有.....太平天國及天地會之史料.....這些史料之要點，也構成《清代通史》之一重要部分。」<sup>29</sup>
- (四) 詳述清代對外關係。「上卷第五章（按：應係第五篇）『中外之交通與會約』，中卷第四篇『十九世紀之世界大勢與中國』，下卷第三篇『光緒前期之政治

<sup>27</sup> 王家儉，〈蕭一山先生對於清史研究的貢獻〉，收入《蕭一山先生文集（下冊）》，（臺北：經世書局，民國 68 年），頁 738。

<sup>28</sup> 同上，頁 736。

<sup>29</sup> 胡秋原，〈我所知道的蕭一山先生〉，收入《蕭一山先生文集（下冊）》，頁 764。

與外交』，並附表『清代外交約章表』，其所論述國際關係之明確，尤非各史外國傳、清史邦交志所得而比論。」<sup>30</sup>

(五) 承認滿洲族治理中國所取得的政治成就。蕭氏在書中導言說：「雖南明偏安，革命暗流，而福臨移宰中國，相傳十主，垂二百六十八年，何以能享國如此之久？此蓋有二因焉：一曰君主多賢明……二曰政策獲成功……」當時國人普遍排滿、民族意識高漲，蕭先生以知識分子良知，就事論事，客觀分析滿人以少數民族成功治理中國之事實，誠非易事。

(六) 為中華民國政府爭取「法統地位」。蕭先生在寫清史的過程中，理當清楚大陸於 60 年代初始有編寫清史叢書的構想，後因文革動亂而作罷。大陸《清代全史》的編纂計畫直至一九八三年方由長沙史學規劃會議確立<sup>31</sup>，而遲於 1991 年全書始問世。《清代全史》（前亦稱作《清代通史》），共 10 卷。參與撰文之學者人數頗為可觀：項目負責人 1 人、主編 13 人、責任編輯 2 人及撰稿人 81 人（撰稿陣營中有人分別擔任 2 至 3 項工作），構成 1 個龐大的編纂隊伍。筆者把上述兩部大型清史套書的出版年份順序作一比較，可清楚呈現蕭氏在時間上遠遠走在大陸學者團隊之前的事實。

吾人若以傳統中國歷代修史原則來看待《清代全史》與《清代通史》，尤其回顧一九六〇年代國共雙方進入白熱化激烈鬥爭，兩個敵對政權彼此頻頻做出各種武力挑釁的時代背景，那麼蕭先生獨自一人完成大部頭《清代通史》叢著並超前問世，此一成績非但傲視大陸學術界集眾人之力寫成的《清代全史》，他的作為彷彿也向世人透露出其個人政見：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sup>32</sup>。然而，國際社會一向只講實力，蕭氏著書努力根本無助於改變彼長我消的現實。

### 三、筆者對蕭氏《清代通史》滿文論述所提修正意見

筆者對蕭氏〈滿文字頭之說略〉中的若干論點有不同的意見，一一提出如下，就教於學術界先進：

蕭先生於〈滿文字頭之說略〉稱：「滿文假蒙古字為十二字頭，前既言之矣。其文字在今日，是否尚有存在之價值，頗屬疑問……況清文之字母繁多，組織不備，字體書寫，頗覺不便者乎？惟其於歷史上所遺留之價值，則又不可不知者也。茲特將十二字頭略為解釋之，以與漢音，西文，及注音字母相對照焉。」

首先，蕭氏質疑滿文存在之價值，筆者不能苟同，理由如下：

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一個民族為傳遞訊息、維繫生存而創造的溝通工具，語言學家了解一個民族的語言是該族文明的指標及人民智慧的結晶，也是全體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他們基於此一信念，因此對全球各地現存或瀕於消亡的所有語言，

<sup>30</sup> 楊家駱，〈蕭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收入《蕭一山先生文集（下冊）》，頁 680。

<sup>31</sup> 參閱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 1 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前言〉。

<sup>32</sup> 蕭氏一生反共立場鮮明，參閱其文〈自由中國的前途〉，收入《蕭一山先生文集（下冊）》，頁 543-548。

不論其是否曾為使用人口眾多與否，都盡一切可能地加以研究，並歸納出其中的若干法則（例如句型 SVO：主詞－動詞－受詞與 SOV：主詞－受詞－動詞），以及某些特殊的語文現象（例如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普遍有「*vowel harmony*」的語音特性）等。

滿文是清帝國的官方文字，曾發揮代表國家主權的官方地位功能，例如以滿文簽訂的諸多國際條約。至於以滿文所撰寫的官方文書，以及康雍乾三盛世時期，將大量的漢民族經典圖書翻譯為滿文本，這批為數可觀的文獻史料本身即是一個學術寶庫，應善加運用並將研究成果出版以公諸於世。

時至今日，滿語文雖早已隨著滿洲民族退出中原大地的政治舞台而不再使用，惟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論，滿語在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中仍最具關鍵地位。滿－通古斯語族所屬的語言，在中國有六種，包括滿語、錫伯語、赫哲語、女真語（已消失）；在俄羅斯有八種，包括埃文基語、埃文語等；在蒙古國有一種，即鄂溫克語<sup>33</sup>。

與滿語動詞作比較，滿語虛詞用法也很複雜，有量詞、副詞、連接詞、助詞、後置詞、感嘆詞、擬聲詞等，比方說由動詞 *sembi* 所衍生的副詞 *seme*，可以放在子句後，或句中，並且是一個多義詞，類似 *seme* 的單詞在滿語裡不少，可視為滿語的一大特色。

蕭先生對滿文之見解，是漢族的異族觀縮影，以此心態看待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不僅有欠客觀，也容易導致民族誤解與不睦。

中國自古為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包容性強的多元文化。歷史上，漢族與其他民族間長期的時戰時和局面，有賴相互解、尊重，和平方能長久。吉林大學教授張博泉曾提「中華一體」概念時表示：

中華一體……由分中外，分華夷的天下一體經由前中華一體發展為不分中外，不分華夷的全國統一的中國與中華。  
從元朝開始，在文化與思想上的變化也是空前的……一、是同華、同夏與同漢的觀念……二、是同經籍、同文脈和同正統……三、是同籍貫、同編戶和同國人……四、是同風、同文、同倫……五、是同君、同軌、同宇……  
這樣，民族、國家便統一在一個中國、中華中，這是從元朝開始的。整體結構的變化，以及觀念的更新，是元、明、清區域系統與結構變化的社會根源與思想根源。<sup>34</sup>

若以此「中華一體」觀滿族與滿族文化，他們既是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成員，滿族文化亦是中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筆者以為，蕭先生也是基於以上的觀念，

<sup>33</sup> 胡增益著，《鄂倫春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前言頁1及內文頁6-7。

<sup>34</sup> 張博泉等人主編，《東北古代民族·考古與疆域》，（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頁670-672。

在其著作《清代通史》對滿文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只可惜書中所附「滿文第一字頭表」，有關滿文字母筆劃、羅馬拼音、注音符號皆有錯誤，尤以滿文字母錯的嚴重，若不加以更正，恐一誤再誤，掩蓋真相。因此，筆者做成「勘誤表」一份後附。

蕭一山《清代通史》的學術影響力已如前述。惟其要者，蕭氏在清史研究上屬開創性之指標人物。該書上卷六篇出版後，為國內清史研究環境升溫，有助於喚起國內學者在清史研究上奮起直追。筆者能夠想像，蕭氏當年目睹我國清史館人員的研究腳步跟不上時代，館員過於保守，又乏進取心，他本人未受邀參與修史行列，其內心想必充滿焦慮與無力感。因此，他的著作大概就是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被「逼」出來的。至於蕭氏書中對滿文論述有失嚴謹、客觀之處，筆者已在能力範圍做出修正，盼該書未來如有再版計畫（可能性不大），主其事者能將筆者拙見納入。

蕭一山《清代通史》滿文「第一字頭」，共四張 (1-4)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滿字
喀 <small>切康呀</small>	挪 <small>切奴窩</small>	那 <small>切囊呀</small>	窩 <small>切烏戈</small>	阿 <small>切昂亞</small>	漢音
Ka	Nuo	Na	We	A	英音
ㄎ	ㄋㄨㄛˊ	ㄋㄚˊ	ㄨㄛˊ	ㄚˊ	注音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滿字
嗚 <small>切剛呀</small>	奴 <small>切濃屋</small>	諾 <small>切能俄</small>	屋	惡 <small>切阿各</small>	漢音
Ca	Nu	Ne	Wu	O	英音
ㄍ	ㄋㄨˊ	ㄋㄛˊ	ㄨˊ	ㄛˊ	注音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滿字
哈 <small>切旁呀</small>	挪 <small>切奴窩</small>	呢 <small>切尼窩</small>	窩 <small>通志</small>	衣	漢音
Ha	Nuo	Ni	We	i	英音
ㄏ	ㄋㄨㄛˊ	ㄋㄧˊ	ㄨㄛˊ	ㄧˊ	注音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脫	得。 切登 職	他	說	紗	梭	薩	坡	砒 切潘 窟	撥	八	枯	顛 切空 窩
T'ò	Tè	T'a	Shuo	Sha	So	Sa	P'è	Pa	Pè	Pa	Ku	K'uè
ㄊㄨㄟ	ㄊㄟ	ㄊㄨ	ㄊㄨㄟ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多。	梯	搭。	書	除 切生 噎	蘇	塞 切僧 噎	鋪	坡	不	撥	孤	郭
To	T'i	Ta	Shu	Shéh	Su	Sè	P'u	P'è	Pu	Pè	Gu	Kuo
ㄊㄨㄟ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ㄊ
禿	低。	噎 切倫 職	說。	詩。	梭。	西。	坡。	批	撥。	逼	呼。	豁。
T'u	T'i	Tè	Shuo	Shih	So	Si	P'è	P'i	Pè	Pi	Hu	Huo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ㄊㄨ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ㄉ
孤	鷄 念咬字	哥	淤	呀	拙	渣	士。	僕。	噤。 切明衣	囉。	哩。 切隆衣	都。
Gu	Chi	Ke	Yu	Ya	Cho	Cha	Tai	Me	Mi	Lo	Li	Lu
ㄍ	ㄑ	ㄑ	ㄎ	ㄎ	ㄑ	ㄑ	ㄑ	ㄑ	ㄑ	ㄌ	ㄌ	ㄌ
呼。	稀。 念咬字	阿 咬喧	時。 切雅窩	噎。	朱	進 切針噎	出	差 切昌呀	摸	媽	囉 切龍窩	拉
Hu	Hai	He	Yue	Yeh	Chu	Cheh	Chu	Cha	Me	Mua	Lo	La
ㄏ	ㄏ	ㄏ	ㄎ	ㄑ	ㄑ	ㄑ	ㄑ	ㄑ	ㄑ	ㄌ	ㄌ	ㄌ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ㄎ
喀 切康呀	估	欺 念咬字	噎	時 切雅窩	拙	飢	綽 切冲窩	車 切成噎	摸 切蒙屋	摸	嚙 切龍屋	勒 切康噎
Ka	Ku	Chi	Ke	Yue	Cho	Chi	Cho	Chu	Mu	Me	Lu	Le
ㄎ	ㄎ	ㄑ	ㄎ	ㄎ	ㄑ	ㄑ	ㄑ	ㄑ	ㄌ	ㄌ	ㄌ	ㄌ

表中有·號者係同音異形之標記

色	夏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四	日	租	則	蹉	擦 切倉呀	佛 切風窩	佛 切風窩	嚙 念滾舌	勒 念滾舌	郭	噶 切剛呀	
Shih	Jih	Tsu	Tsè	Tso	Ts'a	Fo	Fè	Lu	Lè	Kuo	Ga	
ㄆ	ㄇ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吃	弱 切容窩	饒 切然呀	茲	粗	拆 切層哦	窪	非 切芳衣	囉 念滾舌	哩 念滾舌	豁	哈 切旁呀	
CH'i	Jo	Jan'a	Tz	Ts'u	Ch'é	Wa	Foi	Lo	Li	Huo	Ha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智	如	執	柞	唾	吡	窩	佛 切風窩	發	囉 念滾舌	拉 念滾舌	賴 切空窩	
Chih	Ja	Chih	Tso	Tsa	Ts	We	Fo	Fa	Lo	La	Kue	
ㄆ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資料來源：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頁61-64。)

蕭氏滿文「第一字頭」勘誤表，共六張 (1-6)

ᡠ	ᡤ	ᡨ	ᡤ	ᡠ	ᡤ	ᡠ	ᡤ	滿文字母
ba	kū	ko	ka	no	na	o	a	羅馬拼音
ㄅ ㄩ	ㄎ ㄨ	ㄎ ㄛ	ㄎ ㄩ	ㄋ ㄛ	ㄋ ㄩ	ㄛ	ㄩ	注音符號
ᡠ	ᡤ	ᡨ	ᡤ	ᡠ	ᡤ	ᡠ	ᡠ	滿文字母
be	gū	go	ga	nu	ne	u	e	羅馬拼音
ㄅ ㄛ	ㄍ ㄨ	ㄍ ㄛ	ㄍ ㄩ	ㄋ ㄨ	ㄋ ㄛ	ㄨ	ㄛ	注音符號
ᡠ	ᡤ	ᡨ	ᡤ	ᡠ	ᡤ	ᡠ	ᡠ	滿文字母
bi	hū	ho	ha	nū	ni	ū	i	羅馬拼音
ㄅ ㄩ	ㄏ ㄨ	ㄏ ㄛ	ㄏ ㄩ	ㄋ ㄨ	ㄋ ㄩ	*ㄨ	ㄩ	注音符號

𐰇	𐰆	𐰅	𐰄	𐰃	𐰂	𐰁	𐰀	滿文字母
ta	šo	ša	so	sa	po	pa	bo	羅馬拼音
𐰇	𐰆	𐰅	𐰄	𐰃	𐰂	𐰁	𐰀	注音符號
𐰇	𐰆	𐰅	𐰄	𐰃	𐰂	𐰁	𐰀	滿文字母
da	šu	še	su	se	pu	pe	bu	羅馬拼音
𐰇	𐰆	𐰅	𐰄	𐰃	𐰂	𐰁	𐰀	注音符號
𐰇	𐰆	𐰅	𐰄	𐰃	𐰂	𐰁	𐰀	滿文字母
te	šū	ši	sū	si	pū	pi	bū	羅馬拼音
𐰇	𐰆	𐰅	𐰄	𐰃	𐰂	𐰁	𐰀	注音符號

ㄐ	ㄑ	ㄒ	ㄑ	ㄒ	ㄓ	ㄔ	ㄒ	滿文字母
ci	mū	mi	lū	li	du	to	de	羅馬拼音
く 一	ㄐ メ	ㄐ 一	ㄑ メ	ㄑ 一	ㄒ メ	ㄒ ㄊ	ㄒ ㄊ	注音符號
ㄐ	ㄑ	ㄒ	ㄑ	ㄒ	ㄓ	ㄔ	ㄒ	滿文字母
co	ca	mo	ma	lo	la	do	ti	羅馬拼音
ㄑ ㄊ	ㄑ ㄩ	ㄐ ㄊ	ㄐ ㄩ	ㄑ ㄊ	ㄑ ㄩ	ㄒ ㄊ	ㄒ 一	注音符號
ㄐ	ㄑ	ㄒ	ㄑ	ㄒ	ㄓ	ㄔ	ㄒ	滿文字母
cu	ce	mu	me	lu	le	tu	di	羅馬拼音
ㄑ メ	ㄑ ㄊ	ㄐ メ	ㄐ ㄊ	ㄑ メ	ㄑ ㄊ	ㄒ メ	ㄒ 一	注音符號

ᡤ	ᡤᡠ	ᡤᡳ	ᡤᡳᡵ	ᡤᡳᡵᡠ	ᡤᡳᡵᡠᡵ	ᡤᡳᡵᡠᡵᡳ	ᡤᡳᡵᡠᡵᡳᡵ	滿文字母
k'a	ku	ki	ke	yo	jū	ji	cū	羅馬拼音
ᡤ Y	ᡤᡠ X	ᡤᡳ 一	ᡤᡳᡵ ㄊ	一 ㄊ	ᡤᡳᡵ X	ᡤᡳᡵ 一	ㄊ X	注音符號
ᡤᡠ	ᡤᡠᡵ	ᡤᡠᡳ	ᡤᡠᡳᡵ	ᡤᡠᡳᡵᡠ	ᡤᡠᡳᡵᡠᡵ	ᡤᡠᡳᡵᡠᡵᡳ	ᡤᡠᡳᡵᡠᡵᡳᡵ	滿文字母
g'a	gu	gi	ge	yu	ya	jo	ja	羅馬拼音
ᡤᡠ Y	ᡤᡠᡵ X	ᡤᡠᡳ 一	ᡤᡠᡳᡵ ㄊ	ᡠ	一 Y	ᡤᡠᡳᡵ ㄊ	ᡤᡠᡳᡵ Y	注音符號
ᡤᡠᡵ	ᡤᡠᡵᡠ	ᡤᡠᡵᡳ	ᡤᡠᡵᡳᡵ	ᡤᡠᡵᡳᡵᡠ	ᡤᡠᡵᡳᡵᡠᡵ	ᡤᡠᡵᡳᡵᡠᡵᡳ	ᡤᡠᡵᡳᡵᡠᡵᡳᡵ	滿文字母
h'a	hu	hi	he	yū	ye	ju	je	羅馬拼音
ᡤᡠᡵ Y	ᡤᡠᡵᡠ X	ᡤᡠᡵᡳ 一	ᡤᡠᡵᡳᡵ ㄊ	ᡠ	一 ㄊ	ᡤᡠᡵᡳᡵ X	ᡤᡠᡵᡳᡵ ㄊ	注音符號

ᡤᡠ	ᡤᡤ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滿文字母
ts'u	ts'e	wa	fo	fa	ro	ra	k'o	羅馬拼音
ㄐ ㄨ	ㄐ ㄝ	* ㄌ ㄩ	ㄌ ㄛ	ㄌ ㄩ	* ㄌ ㄛ	* ㄌ ㄩ	ㄌ ㄛ	注音符號
ᡤᡠ	ᡤᡤ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滿文字母
dza	tsi	we	fu	fe	ru	re	g'o	羅馬拼音
ㄉ ㄩ	ㄐ	* ㄌ ㄝ	ㄌ ㄨ	ㄌ ㄝ	* ㄌ ㄨ	* ㄌ ㄝ	ㄍ ㄛ	注音符號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ᡤᡠ	滿文字母
dze	ts'o	ts'a	fū	fi	rū	ri	h'o	羅馬拼音
ㄉ ㄝ	ㄐ ㄛ	ㄐ ㄚ	ㄌ ㄨ	ㄌ ㄨ	* ㄌ ㄨ	* ㄌ ㄨ	ㄏ ㄛ	注音符號

				𑖑	𑖒	𑖓	𑖔	滿文字母
				c'y	žo	ža	dzi	羅馬拼音
				イ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注音符號
				𑖑	𑖒	𑖓	𑖔	滿文字母
				jy	žu	že	dzo	羅馬拼音
				出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注音符號
					𑖛	𑖜	𑖝	滿文字母
					sy	ži	dzu	羅馬拼音
					ム	𑖞	𑖟 𑖠	注音符號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按：以上勘誤表內星狀符號 \* 表示：第一、ū、u，注音符號不作區別。滿語第六母音 ū 在學術界仍有爭議，筆者接受穆林多夫觀點，把 ū 視為長母音，錫伯族部分人士對此也持相同立場，前文已作討論。第二、滿語、錫伯語的 [r] 是彈舌音，漢語中無此音，表內以注音符號ㄖ標示。第三、子音 w，類似英語 [v]，漢語中無此音，以注音符號ㄨ標示。